

地面

红/旗/新/诗/选
GROUND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上帝

红旗·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红旗·著

红/旗/新/诗/选
GROUND

我说的上帝，不是穿着道袍的
不是用来推卸责任的
不是具象的
神化的

我说的上帝
不是供人乞求幸福、忏悔、诅咒的
我说的阳光
和每一处阳光一样

我说的上帝
是我个人发明的

——我说的上帝有时在天上有时在地面，他（她
或它）

是消瘦的、能够感动人的，是犯了错误

富有同情心，能帮你纠正；你苦了，可以诉说，
可以帮你分担；你快乐，能与你分享；你欣慰，
是你的天然伴侣。

地面

红/旗/新/诗/选
GROUND

红旗·著



宁夏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面 / 红旗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227-04711-7

I. ①地… II. ①红…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7727 号

地面

红旗 著

责任编辑 唐 晴 陈 晶

封面设计 张 宁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7.25 字数 25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7794 印数 2000 册

版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711-7/I·1235

定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Author introduction

本名牛宏岐，曾用笔名牛红旗。二十世纪60年代生于宁夏固原。习诗多年，先后在《诗刊》《青年文学》《十月》《星星》《中国诗歌》《绿风》《诗潮》《诗歌月刊》《朔方》《飞天》《北京文学》《中国诗人》《六盘山》《诗选刊》《都市生活》《雪莲》《山东文学》《黄河文学》《西部》等刊物发表作品，作品被选入各年度选本和其他选本。获省、市文艺诗歌奖。2010届北京大学汉语语言文学访问学者，宁夏作协会员，固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主编民刊《草根诗歌》。

绸缎般的秋果（代序）

人 邻

1

没去过西海固的人，难以想象她的贫瘠。那儿的贫瘠缘于干旱，干旱是嘶哑的，也使人缄默，也因此西海固是无语，埋头渴想的。

一个贫瘠地方的诗人，笔名却叫红旗。为什么呢？这笔名我知道是诗人阳飏兄的意思，除了和诗人的本名谐音，也许更有些别的意味。毕竟是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另有很深的感受。

诗人的经历，我不甚清楚，可是我知道，他这年龄一定经历过饥饿和贫穷。一个写作的人，要有一些真正根植泥土的生活，甚至要经历贫寒和磨难。这样的人，才知道珍惜，知道温暖，才知道什么是善，是美，什么是幸福。

生活的苦涩，造就人的执著、无畏。诗人在《谷子》里，借助“奶奶”如此说话：

地雀子埋伏在谷香里 / 奶奶吼着与它们较量 / 奶奶对谷穗喊，钢啊 / 人和飞禽走兽都吃饭 / 你一定要长成 / 能够煮熟熟饭的生米 / 不然，我死后变成蛆 / 啃食你的骨头

读这些诗句，叫人心酸颤颤的；更叫人惊讶的是，那貌似孱弱的奶奶在瞬间爆发出来的神灵诅咒一般的强大母爱力量。饥饿是可怕的，可是人的祈求是更强大的，有着“置之死地而后生”那样的求生诅咒才是更强大的。我喜欢这样的诗歌，它是独属于红旗的。才能是一回事，但是仅仅有才能并不必然决定就能写出好的诗歌。而红旗在那一刻，同时拥有了两者。

红旗的生活经历、个人体悟决定了他的诗意选取。在《事变》里红旗写道：

我确信，那头犍牛在山坡下觅草 / 我确信，它觅草时想着一颗土豆 // 我确信，地头的这堆土豆与犍牛很熟 / 它堆积的模样像犍牛累倒的身体 // 此时，滚下山坡的那颗 / 一定是为了接近，牛的气息

《标本》里也有：

相隔甚远的两颗洋芋，她硬硬地 / 认定 / 他们是天生的一对

这儿，有些年份，面粉是奢侈的。外人永远不会知道洋芋对这儿的人意味着什么。一年里有八九个月，都要靠洋芋果腹，甚至有些年份连洋芋都吃不到。乡村主妇们有那么多的洋芋的做法，深究起来，是叫人伤感的。没有别的，主妇们只能想着法儿变化了做着吃，不这样，常年下去，怎么能

吃得下去呢？

红旗的诗，就我所看过的。似乎并没有着意去写饥饿。这现象，有时候是奇怪的，游离在外面的人会格外注意到饥饿，根植在那儿的人，却忽略了一样。就心理学上讲，这也许是一种潜意识的对于痛苦的“遗忘”。

尽管有这样的“遗忘”，红旗还是借助这些他最为熟悉的物象，发现其间的诗意，而切入了诗歌的秘密内核。打开个人胸襟，借助更多的物象，是必须的。但是有太多的诗人在走过了初步的诗歌写作之后，就迅速遗忘了他自己最为擅长的，而在另外的领域盘旋。就写作来说，诗人的才能必须借助自己最熟悉的和最能爆发诗意的力量的物象，才能有最大发挥，红旗是深谙这一点的。

我很喜欢他的诗《没有别的》，这首诗略略带着一点乡村背景，却又能略略脱开，不黏着，而生发、上升出新的意味：

杂草相互牵绊，错综又复杂 / 我只爱其中那一株 / 随意、直接、短小 // 它很冷静 / 泥土和露珠对它也很细心 // 爱上一株草 / 并不渺茫 / 我就这样爱着，爱得我富有

这是历经沧桑的人，心绪平静、充满感激与满足之后才能写出的诗句。那一根“随意、直接、短小”的杂草，是一切苦难和躁动之后，对于生活真谛的回归与指认。世事复杂多变，可是历经磨难之后，放眼望去，一切又都回归了简单的幸福。简单而富有，简单而无限满足。

2

诗人是需要游历的，游历不仅扩大了诗人的视阈，也为诗歌这种更需要瞬间发现和感悟的文体，不断提供了新的感受源头。红旗也因为这样的游历，才有了《穿越党金山》这样的诗：

党金高地，空气稀薄 / 除了蓬头垢面的 / 山和坡 // 除了
深藏不露的黄金 / 一些春末空气里的细软 / 不见一只大隼 / 不
见一只蜥蜴和蚂蚁 // 貌似宽广而实际陡峭的天空 / 让人意外，
让人深思 // 我再也不会怀疑 / 神 / 把山川特意交付给我 / 就在
此生，就在此刻

人和自然的关系，其实远比我们人类所能认识的要更深和复杂。所谓的人类文明，使得人类在表面上远离了自然，而在我们的内心，在潜意识里，和人类息息相关的自然从来不曾消失。红旗此刻的发现，叫我欣喜。广大无边甚至是有冷漠的山川，在瞬息间再次温暖地回到了我们的内心。让山川回来的，不是神灵，实在是我们的内心渴望。

与《穿越党金山》几乎完全不同的是，红旗也尝试过带有叙事意味的诗《太白祠，我遇见过的压路司机》：

压路机，好像不是在工作 / 而是在享受 / 慢腾腾哼着，
慢腾腾享受 // 那些灰土，不是被它压瓷实 / 而是被它擗开 /
嚼碎，一口一口咽进肚里 // 驾驶室里，司机看看天 / 又看看
地 / 他已习惯了这种慢，和享受

红旗在这里试图更多更深地观察、体悟世界，不仅是发现那些瞬间，也着意去体悟那些“慢腾腾”的物象——那些物象的诗意。

红旗也会叫人惊讶地忽然写出何其轻盈的诗。他在《那蝴蝶是向我飞来的》里写道：

白雾茫茫的水淀 / 被一只小船荡开，假设那木桨是蝴蝶
的翅膀 / 一定是向我飞来 // 这春晨的秘密，是打鱼人的秘密
 / 春天的湖心，之于蝴蝶 / 正如一团密闭的花朵 // 我无法确定
迎面而来的，是否讷讷的絮语 / 我无法逃脱那扑面而来的霞
光—— / 一条灰头灰脑的鱼儿，无法冲破那网

红旗在摸索自己的诗艺道路。从一定角度讲，每一个大诗人的离世，都带走了一条道路。比如陶渊明，比如斯蒂文斯，比如保罗·策兰。也有人更为绝对地说，一个诗人其实一辈子就是在重复地写一首诗，无非是渴望在下一首里写得更好而已。作为诗人的红旗，他的道路也绝不能是别人的道路。虽然建立起自己的道路，引导读者追随并满足于自己创建的诗歌风景是相当艰难的。但是，建立所谓风格，依旧是必要的。所谓风格不是别的，不过是借助某种审美倾向的深度力量，造成更为鲜明、有效的表达罢了。同时，我们要知道的是，所谓风格也绝不是随意就能建立起来的，它的发生、成长、成就的规律，也是复杂难以描述的。欣赏汪曾祺中晚年风格的读者，恐怕没有几个人看过他早期作品的旖旎浓烈。

对于风格，用红旗自己的话来讲，他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3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歌更是。绘画对于技术的要求是十分重视的，其实细究一下，诗歌也是以语言技术的感觉建立起来的。诗意的感觉是以词语的方式诞生的，不可能是模糊的。即便有一时的模糊，那也是一种犹豫不定的语言形式的暂时的模糊，是诗人在精心选择时的游弋和取舍。

数年来，红旗在诗歌语言上下了很大工夫。在《走进果园》里，红旗写道：“低垂的枝柯上，几只蜜蜂在闪烁”，红旗对于语言已经有了自己的独到敏感。蜜蜂在飞，嗡嗡的，红旗却巧妙地用了“闪烁”一词。“闪烁”不仅表现出蜜蜂的飞舞，也几乎让读者听到了蜜蜂“嗡嗡”的声音。《我不知黎明如此凸出》里，红旗写道：“我不知黎明正在凸出/凸出一座边远的小城//我不知黑夜正在凹陷/陷入巷道、庭院、窗户，窗户里的梦”，非常形象地刻画出黎明和黑夜。《梨花烂漫》里：“蝴蝶轻轻地呼吸/花蕊，悄悄地虚掩”，“轻轻”“悄悄”这两个词可以看出红旗在词语使用上的用心。而《木为石音》里，红旗更是出人意料地写道：“十三株梧桐，竖若鼓槌/寺院深如石鼓”，随着词语，意象转换之快之妙之贴切，颇见语言工夫。

在诗歌的语言形式上，红旗也在做多种摸索。如《畦边》：

一棵茹草，怨恨马蹄/马蹄声碎，马蹄怀古//采桑姑娘，手指翘起/马蹄远去，燕子衔泥

红旗借助《诗经》的句式，有意尝试了收敛、短促的节

奏感。这样的诗行，会给人尚未阅读，就戛然而止的感觉。但是这样的收敛，却可以节制现代诗在语言上无所顾忌的滥觞。泼墨如雨，惜墨如金，两者都是必要的。但是如何泼、如何惜却是不容易的。诗人在尝试收敛的同时，也根据诗意表达的需要尝试了较长的舒缓句式。如《靖朔门》：

寒意入鞘，铁匠找到了锻打弯刀的手艺/晨光表白，黑夜却是一锭烧不温热的铁

在诗歌技艺上，诗人除了要能够细微地辨别词语的质感、轻重、色调、气味以外，还必须尽可能多地去做各种语言节奏试验，迂徐的，庄重的，有意局促的，甚至是随着诗意的变化而变化的节奏，才能充分掌握语言的奥秘。内容必须和节奏微妙地融为一体，浑然无形，才能更好地成就诗意。

4

上千块石头，眨着眼/与我说话/最小的那颗，蒙眬而惶惶

我模仿，用额头轻轻地碰/用袒露在外的额头，轻轻地——/去碰/与内心那一块坚硬/与自己的忧郁、燥热，谋面/石头谦卑而清凉

在《夜色玛尼堆》里，红旗是如此的谦卑，如此的谦卑也是他对于诗歌的谦卑和敬畏。而谦卑的人，才会走得更远。

自然，红旗的诗歌还需要有更多的发现，更加细致入

微、准确的语言表达；还需要不断开阔眼界，不断有新的吸收；还需要长久地坚持，不断地摸索。

红旗是用心的，且已经有了相当的收获。一个如此用心于诗艺的人，诗歌的秘密自然会慷慨地为他打开。红旗需要的只是时间，也许，还有命运和上苍的眷顾。

2011年3月6日草，7日、9日改

001 绸缎般的秋果（代序） 人 邻



017 我发明了一个上帝



021 爱你，让露珠沾满嘴唇

022 我的牛

023 宁远之地

025 没有别的

026 那扑面而来的水珠，是冲我来的

027 小娟

028 送嫁

029 河套周末

031 当周山下

032 卓玛，卓玛

033 艾草岩边

034 姐姐

035 肃北的傍晚

036 千层石

037 谷雨

039 雾里疾走

040 不同的手

041 界石



- 043 一股微微的风
044 留下一把种子
045 海西
047 夜猫子
048 放飞
049 雪打野棘
050 等雨的心情
051 启蒙
052 塞上十月的爱情
054 宰牲节之前
055 木为石音
056 闰四月
057 瓦砾
058 走近青海湖
059 西伯利亚的刀子
060 弟弟的筛子
061 倒淌河



- 063 荡开水面
064 卡日曲，我遇见一滴水
066 尕海湖边
067 那蝴蝶是向我飞来的
068 哈尔盖大河
069 水窖
070 我的雨
071 德令哈

- 072 纳赤台·泉水
073 雨点
074 黄昏
075 有雨，才会有
076 细雨如书
077 清水刀子
079 通往刚察
080 仙女湾
081 大汗



- 083 悉听你细微的呼吸
084 火车南来
085 奶奶的身子
086 母亲
087 奶奶别哭
088 开城
090 我轻轻地、久久地端着这脆弱的水……
——白洋淀，写给林莽老师
092 谷子
093 太白祠，我遇见过的压路司机
094 梨花烂漫
095 与《诗经》对话
096 大河东去，我有一双耳朵
097 深读
098 敦煌鸟鸣
099 耳朵里丢失了人

100 仍有一朵花，亮着

101 三人行



103 我知道你们正谈论什么

104 一把小刀

106 我不知黎明如此凸出

108 走进苏峪口

110 点燃酥油灯

111 三块石头

112 夏河

113 古雁岭

115 平夏城

117 窗棂

118 一条河

119 苹果，我是说

120 金山

121 秦文婷·马

122 以我为马

123 锁

124 靖朔门



127 我和我的种子一起旅行

128 事变

129 培育

130 小雨来了

131 旧照